

“欢迎光临”

☐ 德琨若鱼 (上海, 教师)



这是女儿在睡梦里嘟囔的。

自前年11月底匆匆从香港回家后,从大一到大二的课程,都是在线上开展的。四年大学生活过半,现在已经在申请大三交流事宜了,大学生活似无又有,很多DDL(DeadLine)让女儿的学习越来越自觉自律。

为调剂学习生活,女儿准备打工,到一家面馆当了服务生,每天工作3小时,不影响线上课程,一小时22元。面馆发放统一的服装,要求穿黑皮鞋,盘头。没有黑皮鞋,特地去买一双,500多元。开工后,不准我靠近这家店,我躲在店对面的店里,看见女儿踮着脚尖从柜台上取餐食,收拾餐桌的纸屑。

回家交流体验:周末客源少,平时

主要是职场人来吃午餐;黄鱼面略贵,总有顾客抱怨鱼太少,她都保证会跟公司反映;老奶奶不会手机点餐,她帮忙操作;店长嘴巴碎,每个人都会被隔空吆喝,讨厌;一起打工的一个小伙好像也是大学生,哪个大学的呢,彼此都没有交流过,店里忙……

“气死了。”终于有一天回来这么说。一个中年人称,他把桌上的碗举起来示意女儿端走,偏女儿从他桌前走过却没有理会,他气愤至极,找来店长控诉这个服务员态度极差、必须道歉!女儿被喊过来,表示自己没看见,不知道他举过手。但是没用,女儿不仅道歉了,亦并无电视剧里出现的“甩掉围裙不干了”的场面。气死了,倒不至于哭。回来教训我:在外面吃饭,

不要催服务员,不要对服务员皱眉竖眼。干了一个月,因为功课吃紧,便辞职了。结算工钱一千多,出了商场门,找了几圈,自行车不见了,被偷了。

“唉,倒霉。”就这样结束打工生涯,留下了后遗症:去饭馆吃饭,会跟服务员聊几班倒的业务话题,半夜梦话,说了几次“欢迎光临”。冬至天收到面馆男生发来的微信:“天冷了,多穿衣服”,男生早她辞职,不知去哪儿了。

香港国安法恢复了香港的稳定,内地学子邀约重回校园,女儿承担了回高中介绍大学的任务,虽则只在大学校园里呆了两个多月,但这一年多的经历可能是有些人一辈子都难以体验的。社会是一本大书,欢迎阅读。



断片

☐ 周大桥 (江苏, 媒体人)

晚上10点多,地铁站。

一位中年大姐慌张地跳出车厢:有人吗?有人吗?

站台上没有回应,车厢里所有人都惊恐地瞪着眼睛。一个年轻人正从座位底下挣扎着爬起来,好吧,恐怕是遇上“酒鬼”了……

到了下一站,大姐又一个箭步下车去寻求帮助,我也跟着喊了快来帮忙。远远地,看到有保安在指挥秩序,大姐扬扬手臂,大声叫道:这边有人醉酒了,快来帮帮啊!车子“嘟、嘟、嘟”关上了门,大姐只顾着喊保安,错过半秒,没能上得了车。

我隐隐替那位醉酒的年轻人担心:醉

到“断片”,怎么保证安全?

推人及己,不禁生怯。一个月前,也在这条地铁上,断片的人,是我……

那天,新结识朋友甲,桌上突然冒出来一股自信,不顾好友劝告,白酒加啤酒,一口一壶,绝不跑冒滴漏。喝到最后,朋友乙发现势头不对,坚持送我上地铁,而我信心勃勃,坚决谢绝,甚至一把将他推出车门之外。乙赶紧招呼朋友丙送我回家,丙从洗手间出来,我已经飞奔上车……这些都是来自他们的交叉讲述,我全然不知。后来的后来,靠着一点点残留的行动能力,也不知道我一个人怎么中途转了车,到站后怎么找到一号出口,出站后在茫茫车流

里怎么找到自己那辆自行车,而且居然打开复杂的车锁,骑过两个巨大的红绿灯路口,一路骑回家……断片,断片;一断好几个小时,叠加起来,是一部“大片”了。

幸好,眼前这个醉酒的年轻人,最后被保安“左右夹攻”带离车厢了,一定是那位大姐报警的缘故。乘客们长舒了一口气,而在别人的断片里发现曾经断片的自己,我的感觉加倍复杂——酒前酒后的各种自信,往往有着可怕的杀伤力,甚至是致命的。谁能保证酒后都遇到热心的大姐?谁能保证断片时的人身、财产安全?回望过往的断片,我重新找回了一些自我限酒的决心。